

##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 关于乌兰牧骑的回顾与思考

◎刘新和



图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演出。 蒋希武 摄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殷切期望乌兰牧骑队员,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是对乌兰牧骑的期望与嘱托,更是对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和职业特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精神,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数十年来,我一直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史志集成工作,比较了解乌兰牧骑的发展情况,在此谈谈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之后的一些思考,以求与大家共同探讨。

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言简意赅,对乌兰牧骑诞生至今所取得成绩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对乌兰牧骑今后发展所提出的总定位、总要求。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语言质朴,充满殷殷嘱托和深情期待,令人倍感亲切。

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酷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60年前,也就是1957年,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正在到来,推进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文化建设,提高牧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乌兰牧骑创建被列入日程。

20世纪50年代,因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局限,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由于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不但经济发展滞后,而且文化生活方面也较为贫乏,世世代代劳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期待着富裕、繁荣、文明的日子能够在草原上早日实现。对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人民的这种心愿,党和政府十分关切。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远牧区的经济和文化。

1957年自治区文化局根据乌兰夫同志的指示精神,认真分析了自治区文化工作,特别是牧区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长期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演出、展览、图书等实际情况,做出了关于在牧区进行文化工作试点的决定。

这一年的5月必然要在乌兰牧骑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记忆。几乎与试点工作同步,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草原诞生了。

众所周知,在蒙古语中,“乌兰”一词意为红色,“牧骑”一词则是嫩芽的意思。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可知,当时,苏尼特右旗从旗属各单位抽调12位有专业特长的同志,担任乌兰牧骑队员。另据《内蒙古文化志》记载,新成立的乌兰牧骑只有:胶轮车两辆、马6匹、幕布2块、煤气灯3盏、乐器5件(三弦、四胡、马头琴、笛子、手风琴各1把)、服装4套、播音设备1套、留声机1台、收音机1台、帐篷两顶。

用今天的眼光看,第一支乌兰牧骑的装备可谓极其简陋,但乌兰牧骑的发展史已经告诉人们,这一红色的嫩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始茁壮成长。

第一支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在试点工作组的协助下,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排练,准备了为牧民演出的第一批节目,主要有小剧《两朵红花》(为了孩子)、器乐合奏《阿苏如》《八音》、好来宝《党的关怀》《宏伟的计划》《幸福路》、舞蹈《挤奶姑娘》,以及蒙古语相声、民歌等,而且队员们还初步学习和掌握了化妆技术。

通过查阅文献,通过老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对乌兰牧骑过往历程充满深情的回忆,我们的思绪也会很自然地回到了那个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却充满激情的年代,乌兰牧骑在农牧区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的画面仿佛浮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乌兰牧骑的成功实践,体现的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同志所说的“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引自《当代草原艺术年谱 戏剧卷》)。

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酷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用辛勤的劳动,通过具有艺术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而广大农牧民对

乌兰牧骑的回馈,则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

通过对乌兰牧骑发展史的简要回顾,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关于“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这殷切期望的理解。我们应该站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文化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乌兰牧骑和乌兰牧骑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巨大进步。然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乌兰牧骑不仅可以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大有作为,同时也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精准扶贫”这一话题,而导致农牧区人口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一一列举,但缺乏脱贫之志,是其中原因之一。乌兰牧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欢乐和文明无私地奉献给边远地区的农牧民,所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乌兰牧骑可以创作、演出相关作品,送文化下农牧区扶贫、扶志。这可以视为乌兰牧骑精神、乌兰牧骑社会影响力在新时代的延伸、发展。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新时代乌兰牧骑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情景,今天则出现在我们面前:牧民放牧、农民耕田之际,之余,可以随时上网查阅所需的科技知识,享用最新、最好的艺术产品。只要网络畅通,在信息享有方面与国内的一线城市,并不存在时间差。继续沿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的方式为农牧民服务,显然已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如何将“欢乐和文明”、党的声音和关怀,送到农牧民的心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必须加以研究解决的实践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深入到农村牧区去,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75支乌兰牧骑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梳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基层乌兰牧骑的诉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或相应的对策。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沉下心来研究,需要组织专门力量,需要列出专项议题,有计划、分步骤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期望乌兰牧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随着时代的发展、农牧民欣赏水平的提高,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乌兰牧骑初创时期小分队下乡、歌舞表演唱主打的模式为农牧民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民与时代的要求,如何实现乌兰牧骑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无疑是一个深层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提出“推动文艺创新”,这更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入思考。12月4日晚,一台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主办、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承办、苏尼特右旗等22支乌兰牧骑和内蒙古艺术剧院参演的《乌兰牧骑建立60周年精品节目晚会》《红色文艺轻骑兵》在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隆重上演,晚会深受好评,并引起强烈反响。纵观晚会,那些经过历史沉淀的经典作品、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表演艺术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一些新创作作品则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此次参加演出乌兰牧骑有20多支,应该说是乌兰牧骑优秀演员的一次大汇聚。可纵观演出之后,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乌兰牧骑新秀、新一代表演艺术家还不是很多,这也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提出的“推动文艺创新”这一要求,我们应该将这一要求切实贯彻落实到位。就目前乌兰牧骑的发展而言,如何推动编剧、导演、作曲、舞美、演员等乌兰牧骑急需的各类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WENTYINGLUN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成果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来的铿锵脚步,内蒙古儿童文学作为内蒙古文化艺术百花园中璀璨的一朵,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盛开、绽放,为内蒙古各民族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心灵滋养。透过这缀满鲜花的枝头,让我们去领略内蒙古儿童文学70年独特的魅力与表达。请看我区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张锦贻撰写的评论文章《内蒙古儿童文学70年》(天籁童音在字里行间鸣响)(上、下)。

70年前,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内蒙古各民族儿童文学,作为内蒙古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发展起来。用蒙古文和汉文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涌现,一些知名作家也努力地为新一代创作。

内蒙古儿童文学的开篇之作,是蒙古族作家岗普日布的小说《小侦察员》。作品活脱脱地描绘了一个解放战争时期锡林郭勒草原上小侦察员都岱的民族小英雄形象,并由此展示了蒙古族从民族斗争到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为内蒙古儿童文学奠定了深沉、欢快的基调。

之后,新中国诞生。蒙古族作家阿敖德斯的短篇小说《小冈苏赫》《草原童话》,分别描写了新中国草原上的牧民儿童和少先队夏令营的蒙古族小学生的不同生活和思想感情。还有如其木德道尔吉的《系铃的小狗》、斯仁维扎布的《在假期里》,着重对儿童美好心灵的探求,把儿童思想感情的变化与社会现实、家庭生活的变革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期,汉族作家杨平创作了许多反映蒙汉儿童之间纯真友谊和快乐成长的短篇小说。如《草原上》《白丁香》《小米德》《小嘎嘎》等。来内蒙古支边的汉族作家杨啸,接连发表描述新农村儿童的短篇小说,如《串亲》《表哥的喜事》,令小读者耳目一新。

这一时期,《内蒙古日报》记者李朝襄,为小读者写了很多关于鄂伦春人狩猎生活的作品。如《鄂伦春老爷爷》《猎人家》等,写出了林中猎手独特的美妙和鄂伦春儿童独有的机智,别具韵味。而以写矿工生活成名的汉族作家张志彤,写了矿区题材的儿童小说,如《红领巾的心》《献给节日的礼物》《第三代》《珍贵的种子》等,使内蒙古儿童文学的题材有所拓展。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时期,不少著名诗人满怀激情,歌唱儿童的幸福生活,表现他们热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情感。如纳赛音朝克图的《黄金时代的金蕾》《可爱的小弟弟们》,巴布林贝赫的《不听话的笔》《问答》等,蒙古族儿童文学作家哈斯巴拉的创作就是从写诗开始的。他这时的诗作《孩子和春天》《巴特儿旅行记》《鹤尔德尼进幼儿园》,表现了草原儿童爱羊群、爱集体的好品质。

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一方面继续写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另一方面,写当代农村、牧区儿童的生活。

蒙古族作家云照光的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塑造了坚强勇敢的抗日小八路扎木苏的英雄形象,并由此写出了抗战时期大青山地区蒙汉抗日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和当地蒙奸斗争的故事,是那个年代党领导各族人民坚持抗日的缩影。

哈斯巴拉用蒙古文写作了中篇小说《故事的乌塔》。作家从蒙古族小奴隶巴特儿的悲惨遭遇写到草原上来了共产党、从党领导蒙牧斗争写到轰轰烈烈的朝图山起义,把三分之一世纪中蒙古族人的斗争浓缩在一本给儿童读的小书里。

杨啸的短篇小说《小山子的故事》《荷花满淀》,以冀中平原农村生活为背景,写好孩子小山子机灵活泼又一心为公的日常故事,写孩子们天真顽皮又辛勤劳动的有趣行动,内容清新丰富、精彩动人。

蒙古族作家敖德斯的短篇小说《雪花飘飘》、玛拉沁夫的纪实小说《最鲜艳的花朵》,都因为极其生动地写出了草原蒙古族儿童的新思想、新品德而引起广泛关注。前者写一个为母牛接产的9岁小牛仔,怎样爱护小牛犊并将牛犊安全带回家的故事,后者写达尔罕茂明安草原上一对姐妹,怎样用自己的生命保住公社羊群的经历,呈现了蒙古族新一代的精神风貌。

这一时期,蒙古文儿童诗歌发展很快,儿歌和童诗各有特色。乌达尔罕的生活儿歌、吉日木图的幼儿诗、策莫日根的摇篮曲以外,还有布林贝赫的《阳光下的孩子》《大青山的形影》、莫阿斯的《小马的主人》、都嘎尔苏荣的《夏天的美丽》、德力格尔仓的《铅笔的苦水》、戈瓦拉杰的《冰场上游戏》等等,都因其独特、新颖的内容,传播得既快又广。

20世纪70年代,杨啸描写蒙古族少年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的长篇叙事诗《草原上的鹰》,以及描述少年赤脚医生在农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短篇小说《红雨》,都有很好的

社会效应。70年代中期,他又写出治沙造林题材的中篇小说《绿风》和反映山区、草原儿童美好心灵的短篇小说《青翠的松苗》《小兽医其其格》《小松树》等。这时,赤峰作家王兰的短篇小说《纳拉》也受到欢迎,哈斯巴拉的《故事的乌塔》汉文译本,也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了。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出现了一种以小说创作打头,童话、寓言、散文等各种体裁作品都急速前进的兴旺景象。

老作家杨平、杨啸,都写出了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显示出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的大气派、大气势。杨平的长篇小说《向东方》写抗战胜利后党派部队寻找、保护被日本鬼子、伪蒙政府分化、摧残的一批蒙古族孤儿的故事。无论是题材选择、情节构思、人物刻画,都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

杨啸的《鹰的传奇》三部曲(《觉醒的草原》《深情的山峦》《愤怒的旋风》)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描绘了如火如荼的敌我斗争,塑造了大智大勇的蒙古族小英雄形象,使内蒙古文学的人物画廊更为丰富。

乌海市乔声的《魔影下的闪光》《远去的云》是姐妹中篇。前者写一个蒙古族小方信在敌我双方争夺军马的激烈战斗中为对方做贡献的故事,后者写一个蒙古族小羊信在日本鬼子严密封锁下,出人意料地将他为蒙奸乡长放牧的羊群送到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驻地的事迹。这些故事真实、曲折、动人。

这方面作品还有毕力格大的《古庙里的秘密》、张乃仁的《枪的故事》、刘正华的《智夺扎嘎岭》等。显然,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旨。岁月中,这一主旨,已成为内蒙古儿童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主题,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内蒙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充分而丰满,并有了新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涵。如李朝襄的《大兴安岭历险记》,写出了新时代新的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作品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乌达尔罕的中篇小说《鹰犬黑豹》,写训练警犬的故事,也显示了蒙古族、汉族警犬训练员之间的友谊,独特其木格的中篇小说《沙日海的故事》,写一名蒙古族儿童在父母受迫害时,得到一位汉族大娘关心、照顾的故事等等。

应特别提到的是,玛拉沁夫的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在各民族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作家以深切的笔触,描写一个活泼可爱的蒙古族儿童在旧社会怎样变成了身披黄莲蓬、头戴黄缎帽、被人们顶礼膜拜的活佛,在新社会,这位活佛又怎样变成了著名的蒙医。寓深刻的社会批判于活泼的儿童情趣之中。张志彤的短篇小说《木匠与小木匠》也因其独特题材而引起关注。

一些在新时期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作家,更注意描写各民族儿童在历史性变革中的意志、愿望和心灵波澜。许多作品以其新颖视角给读者带来启发。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描写了特定时代中老少两代鄂温克人的独特心理状态,在揭示民族新一代的精神境界方面显示了新意。

蒙古族作家力格登写作了儿童小说《哦,我的伊席茨仁》(祝寿)。作品中,回忆与反省交织,对作品主人公以往的行为进行当代性思考;白音查干的《孩子们的欢乐》,满都麦的《鸢鹞岩上》,从孩子们的生活、情感出发,描写了蒙古族新一代的高尚品格和美好情操。

兴安盟石础伦巴干写作的3个蒙古族儿童帮助3个从盟里来的汉族科研人员的纪实小说《三个小伙伴和他们的三个小伙伴》,有一种散文的情韵,使民族团结的意蕴显得格外亲切和深沉;汉族作家耿天丽的《乐园之谜》,别出心裁地描写了几个蒙古族、汉族小学生卖掉自己心爱的物品、省下零花钱,为的是要建一个自己的乐园,小小少年宫的故事。因为雄伟的市少年宫,他们考不上,进不去。该作品将严肃的社会问题隐藏在平淡的儿童生活之中。

有些儿童小说描写了各民族儿童失去亲人的辛酸经历。如蒙古族作家云大建的《塞夫》、苏荣巴图的《除夕的饺子》,表现了草原上蒙古族儿童的心灵创伤和本不应该属于儿童所有的复杂感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社会思考之所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内蒙

# 天籁童音

年

上

张锦贻